

古村新貌

凌冲村的村志

邓建华

族兄宇鹏，是我老家上十里下十里恢复高考后，考出去的第一位大学生，在沿海城市当教授。风风火火几十年，退休后回老家，简简单单将他老爸老妈留下的老屋子收拾了一下，住了下来。

有了闲暇，他不打牌不钓鱼，种点小菜喂点鸡鸭写点小文章，开着车在村子里兜兜转转。这一转悠，他就有了一个想法：这么个小村落，原来藏着这么多的宝贝啊，我以前了解得太少了。于是，他找到村党支部，找到区档案局，大声疾呼，要修村志，要为此不一样的村庄立传。

我们这个村庄叫凌冲村，你如果打湘江长沙段过，从千年古镇靖港上岸，往西北方向十公里左右，到丘陵与湖区交界的地方，你就进入了凌冲村村口。

2004年，由凌冲、华林、茯林三个村合并成立的凌冲村，紧挨着6000亩水面的团头湖。近年来，许多城市人纷纷寻访过来，在湖边的洲上搭起了帐篷。大家只知道这个地方空气好、阳光足、多野趣，可并不知道，湖畔的仙泥墩、火头山、庙嘴山、橘园等，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螺垞晒衣、巴山咀等处，有商周时期遗址，大量的石斧、砺石、石箭镞、石铤、渔坠、鼎足陶片等珍贵出土文物，证实了5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居住过。当目光盯住先民用过的器皿时，我们的心底升腾起对脚下这方土地的膜拜和敬畏。

凌冲村出寿星。从1930年开始，这里先后出过6位百岁老人。大伙都喜欢将村民长寿的秘诀，归结于山水秀丽，这里多丘陵，每一个小山坡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黄狗恋窝、蓝盘岭、桃花坡……除了有耐人寻味的民间传说，这里还覆盖着7000多亩郁郁葱葱的林地，负氧离子高达8000个/cm³，归结于有丰美的天然食物，如久负盛名的河西园茶等；归结于村民有性情温和、勤劳俭朴的品性等。这里的良好家风，子孝孙贤，更是老人长寿的秘诀。村志编纂人员，甚至还寻访到1930年，百岁老人刘何氏的子孙为她修建的百岁牌坊遗存。那些散落的石柱、石碑，上面的文字，清晰地见证着这一大家子对老人的一片孝心。

凌冲村出杰出人才，出能工巧匠。七十二行，行行不缺；工农商学兵，各业有人。这些人物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村民们并不完全知晓。如凌冲的血性男儿陈锡纯，1937年8月19日，和战友沈崇海一道，驾驶伤痕累累的战机冲向日寇耀武扬威的战舰“出云号”，与敌舰同归于尽。小时候给我治过疔疮的老中医彭新贵，在洞庭湖区广有名声。许多人知道他是名医，却不知他曾担任过陶峙岳将军的卫士，1924年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过滕代远组织的十万农军攻打长沙的战斗。

这个三村合一的村，合并之后，三大板块无缝衔接，村民相处融洽，浑然一体，协力齐心。近年来，凌冲村不仅通过了两型村庄认证，还被评为“长沙市美丽乡村特色村”“长沙市卫生村”“长沙市实施乡村振兴示范镇村”“长沙市文明村”等。路通了，灯亮了，产业兴了，一大批能人回村了。在外打拼多年的致富能手陈茂林，被选为村支书，带领村民撸起袖子建设美丽家园，打造临团头湖片区西围子农文旅项目，谋划集体经济发展，干得热火朝天。

听说要修村志，老会计送来了多年前的统计表，老队长找过来讲起“屋场经”，老知青结伴回来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照相馆师傅送来老照片，村民们还踊跃为村志出版捐款十多万元……一本村志就这样顺顺利利地编纂了出来。这是长沙市首部村志，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村志记载的发生过的一切，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的真实缩影。村志一出来，就引起了良好反响，市、区政府给予大力的支持，作家纪红军、方志专家王习加等撰文给予高度评价。

我特别羡慕族兄宇鹏，老屋还在，他还有资格住在凌冲老宅。我回家只能做客了，村头老樟树上的喜鹊，见了我，叫了三声：客、客、客，我没有生气，我高兴着呢，因为别人是带着点鸡蛋小菜回城，我是带着一本有温度的村志回城的。



我的城市正下着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名家新作

今日天降骤雨

何立伟

3月22日是周五，那天事有点多，白天没看手机。凌晨上床睡觉，才靠着枕头打开手机，看看有什么新闻，心理的准备也是觉得，这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一条未读的短信，点开来，是田亚平下午3点23分发来的，“敬告立伟兄：常明昨日凌晨2点39分因病救治无效不幸去世……”

心里一紧，难过涌到喉头，吞咽了一下，脸是麻的。

我今年七十了，这年岁上，身边陆陆续续走了不少的老同学、老亲友。听闻走人的噩耗，已很难掀起情感的狂澜，只是祈愿逝者一路走好，往生极乐。不是习惯死亡，是因为内心里觉得，生若失去了希望、健康与快乐，离开或许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但常明的离世仍让我感到骤然的悲伤，在静而深的夜里。我回复田亚平：太意外了，悲伤。节哀！

的确意外，因为常明比我还小几岁，他才六十多啊。我眼前晃动的，是他那张生动的脸，与含住它并不充分释放的嘴角的笑意。我有好几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

第二天同小田（我一直这么叫她）通电话的时候，小田说，常明内心里一直把你当作他最要好和最敬重的朋友，所以我第一个就给你发了短信。又说，常明经常跟我说起你，说哪怕好长时间不通音信，但是只要一联系，任何时候你们都还是最要好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是心里头的朋友，时间和距离隔不断的。我说，是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低沉而颤抖。

常明是我玩得来的中学同学常展的弟弟，他家里就两兄弟。从小没了娘，常展就懂事早，在弟弟面前代替了娘的角色，且慈且严。常明也很听哥哥的话，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后来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学的专业是他一直感兴趣的地理。哥哥没有考大学，高中毕业就出去找工作，进了广告公司。因他从小就喜欢画画，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在广告公司就当美工。常展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中，也是充当兄长的角色。他比我们更早踏入社会，比我们更有入生的经验，也是我们几个同学中最早谈爱结婚成家的。

他住在乔庄，他家里的顶层六楼的阳台（那时的居民楼一般都是六七层的），是我们同学聚会的小小的快乐所在。我每个星期至少有三四个晚上在他家里玩。我们在阳台上聊天、唱歌。有个叫童万生的同学长得白净秀气，唱歌的时候喜欢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唱电影《洪湖赤卫队》《刘三姐》里的歌，声音真干净，音准节奏极好。他唱“洪湖水呀浪打浪”，我与常展就跟着唱和声，简直珠联璧合。但他是我们这些朋友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还有任泽湘，绰号叫“香干子”，特别爱笑，有雪白的牙齿。他喜欢听常展谈恋爱故事，脸上正茁壮地冒出这里那里的青春痘，眼里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他是我们长沙市一中校排球队的，所以在阳台上只有他喜欢戴着护腕、护膝。这个爱笑的家伙，前几年也离开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干净的笑声了。

常展的太太姓苏，小名叫陶陶，特别贤惠，又特别能干，三下两下就做得出一桌子的家常菜，味道还特别好。陶陶是纺织女工，性情开朗，热情好客，这也是我们喜欢去常展家里玩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五年前，她也走了。常展的身体一下子垮掉了，得了大病，动了大手术，撑不住，去年也撒手而去。

我常常怀念他们两口子，还有童万生同香干子，怀念乔庄六楼阳台上的美好岁月、青春的笑语与歌声，还有楼顶上飘浮出来的无古无今的月亮。常明那时候像一只安静的猫，蹲坐在阳台上听我们聊天唱歌，嘴角咬住笑意。他喜欢我们这些哥哥们，不声不响地给我们添茶倒水。

常明同小田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们结了婚，小田分去衡阳教书，后来他也去了衡阳。他们回长沙，总会到我家坐坐。常明从念大学的时候起，忽然喜欢上了文学，我们见面就聊文学。他订阅了国内的主要文学期刊，对当下的作家作品十分了解。我建议他还是多读一些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经典作品，当代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将被时间无情地淘汰，哪怕它甚至红极一时。他欣然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书带回衡阳。

他开始写小说了，主要是短篇。他的文学起点蛮不低，一出手就写得很成熟，尤其写社会底层的人物，有声有色。文字也相当干净，叙述节奏也把控得当。总之，都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他给我寄来了几篇作品：《黄牛角、水牛角》《范佛莲》《运四》，后来还有《彭叫鸡》《五葺子》《彭大林》《坐北朝南》等。有几篇我觉得比较精彩的，就推荐给刊物发表了。他很来劲，也笔耕更勤，但是他缺乏特别冒尖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坛上，这种中等偏上的作品，是很容易被忽视与淹没的。唯有特别出格、面目一新的作品，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这都是2000年前后的事。后来，时代已不是文学甚嚣尘上的时代了。文坛也不再草木峥嵘，偶尔的几响冷炮，惊不起一滩鸡鹭了。

常明的文学热血，大概从彼时开始渐渐冷却，但他始终还是保持了纯文学的纯正的热爱。那是他的精神家园。

时间如水逝。他当爹了，后来又当爷爷了，却很少回长沙。像他跟小田说的，平常我们也不通音问，但时常在想念中，只要见了面，我们的交情一如既往。我们就是那种古人说的“相见亦无事，别来常忆君”的关系，很好，长久，永远。

小田说常明是世界上最慈祥的爷爷，特别疼爱两个孙子。他走了，两个孙子根本不相信，天天跟奶奶嚷着：我要爷爷我要爷爷，爷爷去哪儿了？

是啊，你们的爷爷去哪儿了？常明的骨灰，归葬在长沙潇湘陵园。前些日子清明，小田带着孙子安安、蚕宝宝回长沙给常明进香。七岁的安安跟奶奶说：希望爷爷永远陪在我身边。爷爷不在我身边，我心里都痛。爷爷不在我身边，我都睡不着觉。

小田把安安的话发给我，看得我鼻头一酸。

小田打算把常明发表过与未发表的小说编成一本纪念册，问我能不能写几句话。我说，当然。于是有了上面这些话。

常明、常展，是兄弟，也是我最好的兄弟。他们都走不到哪里去，他们都活在我心里。

写此文时，长沙天降骤雨，也是代我一洒惜别之泪吗？

拿簪、扬身装簪，一块块填进木榨的箍筒。张伯坐在木榨后的梭凳上，用油刀一码齐，轻磕刮碰铁箍的声音叮当悦耳。塞紧木榨后，扶着一根自屋顶悬吊空中、丈长有余的乌漆油撞，向木榨上的铁楔子撞打，俗称“打油”，让我们屏息惊心而又钦敬不已。金黄透亮的山茶油吱吱地从榨圈里流出汇入油盆，成为村民家里上好的山货，浓郁清新的茶油香，也从土油坊屋顶的青瓦缝飘到城乡，远近可闻。

河流两岸，银亮犁铧下黑泥翻滚的肥沃田野，是山村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祖辈、父辈领着子孙，日出而作，带月方荷锄而归。春耕、“双抢”、秋收，物候停不了的变迁，山村人忙不完的农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循环往复。谷物、鸟雀、乡民，各种生命，依托田土绵延不绝。

几十年后的山村，有了不少变化。细伢妹子不用再摘野果解馋了，屋前屋后、山岭田野桃红梨白，水果飘香，成了有名的水果山村；煮饭蒸菜改烧燃气，山村里早已没人去了家山斫柴；河道里也没有了木排，取而代之的是供到乡村旅游的游客们漂流乘坐的槎筏。一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已红遍全国的作家，常回到他当年下放的我们山村，村里还建了个文化纪念馆，供游人参观。

也许我的后代对这里的认知和感受会陌生而淡薄，也不会如我一样视这里为生命的起源和心灵的栖息之地，但对于我的父辈和我来说，这些田野、这些河流、这些山岭、这些人、这个村子，是我们永远也走不出的故乡。

诗新韵

清明安乡

（组诗）

陈惠芳

西洞庭腹地

清明是一个节日
清明是一个词汇
清明是一种雨滴
清明是一种怀念

清明落在西洞庭
清明落在安乡
我们也被冲积
成为冲积平原的一部分
成为诗意的拼图

安乡的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的水，一望无际的土，一望无际的风
狭窄的胸襟被敞开
压缩的视野被延伸

从宁乡到安乡
从一个安宁之乡到另一个安宁之乡
从一个清明到另一个清明
流光溢彩的大地，如此安宁
心静，滚烫的目光
像白鹭的长颈，弯曲在水天一色之中

碧云书屋

从故乡走出的诗人
回归故乡，再次种下自己
将清明诗会种成了远方

像水池边那株红杜鹃
过路的人、蹲守的人
都说作假花，红得过分
却是一株硬扎的真
一树红，遮掩着一个粗黑的老根

洞庭湖的淤泥
积累了丰厚的风浪与经验
将汉子与植被滋养得如此磅礴
院落外的豌豆花
几乎长成了芦苇
院落内的大蒜长出了剑兰的味道
犀利的叶片，切割了春天的风

黄山头

同一个名，同一条街
同一个山头，同一条河流
交替的脚步
踏出同一种足音与乡音

湘鄂情，手足情
同趣同味
夜宿黄山头
我的新声从湖南传到湖北
我的咳嗽从湖北传回湖南
湘鄂的鸡，一道叫了
湘鄂的天，一起亮了

黄山头是湘鄂的共享单车

玖源农耕文化广场

打开玖源的册页
从清明的一群雨，进入
感觉到几十年前后的滴答
这里封存着红军的足迹
梅家洲、南堤拐、黄狮嘴
像三只火把，从历史的深处闪出
安乡游击队，就是洞庭湖的平原游击队
那些倒下的身躯，就是倒插的杨柳

打开玖源的册页
从清明的一群花，进入
结籽的花与尚未结籽的花，一道摇曳
像老人的白发与年轻的脸孔
组合了扑面而来的气象

高大的竹林撑不破天空
梅园的树，有陌生的水果，有亲切的翠绿
靠手机识图，鉴定了属性
而低垂的柳条
是冬天的瀑布，被春天染了颜色

汤家岗遗址

白陶，是一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了7000年的尘封

远古的火光，明明灭灭
晃动的面孔，远远近近
粮食、头骨以及不甚知晓的物件
让先祖聆听了此刻的清明
八百里洞庭，有这一处水声
我坚信屋舍留下的土洞
是坚硬的光柱

解读了这么多图案、符号
历史的密码太多
先祖的远见卓识
还深藏在远古的U盘里
那些时光，那些光刻机，那些芯片